

癸巳存稿卷八

黜俞正燮理所

梁諱戊城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修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爲唐總管龐玉末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武辰謂城爲牆戊爲武者城爲朱誠嫌名戊爲朱茂琳嫌名梁改成汭爲周汭皇城爲皇牆至宋時汭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錄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故司天諂之耳容齋三筆亦云然不知戊自避茂城自避誠也雲谷雜記嘗辨之戊誠皆嫌名耳五代諱甚煩瑣而周顯德時有

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跋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冊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嘗以大典史文校冊府元龜多不同知冊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大半出閏位部王建傳全出僭僞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氍毹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牂牁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十籤云昆明占城牂牁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

大將軍周景威作十三閒樓于汴水上者其名又奇怪也

武定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憲廣都嘉禾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采錄者之疏也

玉帶稻

猗覺寮雜記云帶濶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契丹遣北漢以十二稻玉帶是也鐵圍山叢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勝大至十二稻老學菴筆記云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稻號玉抱肚又云古謂帶爲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勝唐書李彥芳傳云李靖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利勝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爲隋公穆以十三環

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晉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泰州下之均作泰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泰州云泰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置治清苑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泰州不載而校新史晉紀杜傳者疑於職方淮南泰州遂改爲泰州幸馬傳不誤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置泰州至金承安二年移於長春縣則又一泰州與淮南州爲三地新舊史晉出帝紀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泰州凡六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泰州而以泰州改之則一時兵事不可解又以遼之上京道泰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此馬傳及晉紀以克泰州爲馬功舊史馬傳不載泰

九卷云其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
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已補于闐
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殿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
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杜重威傳引
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按秦州屬隴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
隴越夏而攻秦也馬全節傳則云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
晉廷謙是晉紀杜傳秦州俱應依馬傳改作秦州舊史晉書出
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秦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
甲寅杜重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并兵士二千人乙卯杜
重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卻退至滿城九月甲寅

叛北挫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太后誥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教云三叛連衡四郊多壘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討叛渙於河潼張聲援於岐雍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擾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并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鎮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舛誤洛陽摺紳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州事晉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爲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爲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泰州之滿城遂城二屬縣及兵士二千人則非馬所及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功於馬殆亦深惡杜重威之爲人而故抑之也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關輔大擾歐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鎮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關內道鳳翔屬隴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言關西於地理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制西摧三

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威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
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
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癸辛雜志言賈
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
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冀五代史注遺牒容在人
閒也讀朱氏彝尊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或以爲
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卽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
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言曾
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
不知所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
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
書裁貼成編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脩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卻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義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塵錄言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宇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末人已有爲之注者揮塵後錄云樓大防處

東竟無有爲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爲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望天津舟中記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談苑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談苑去顥時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遯齋閒覽云梁顥太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啟殆近乎俳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啟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綦學士二啟皆無名子何人游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年九十二則及第時

蜀之書已錄爲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爲校正之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眞能覽歐史者知徐注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云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本還正燮正燮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鹽使爲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燮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

年在樞府梁顥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方歸都人

諺曰陳三更梁半夜

一作董半夜

以顥及第入仕後少年飲讌言之

此又一證也顥傳少孤而仕厯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

又顥子固傳卒於天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

乙酉顥年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甯庚戌年七十則季子生

於咸平辛丑顥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

八十九生季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季

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

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

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

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貫知本是年四十二俗

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絳金鑿子引朝野雜記作顥及

七十三啟語亦不可用也東都事略梁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顥及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下者梁內翰顥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齊四筆黃氏日抄搜采異聞錄並云國史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夭謝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卽東都事略所采取者言中道夭謝則四十二卒二十三及第無疑就其時廷臣之言此一證也據宋史顥依王禹偁學禹偁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此又一證也宋史方湛傳云咸平五年湛坐王欽若贓官收湛家貧無物素與梁顥善假顥銀器乃以輸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顥亦年四十一輩相若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輿董儼胡旦俱少

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趣應援武穆以長驅
京洛擣其虛及以兵至廬兩議請旣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
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爲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
破濠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
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柰何爲退保計俊爲之失色是年四月
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爲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
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月下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
就撫立功爲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已上則誣武穆
欲棄山陽万俟卨者武穆宣撫荆湖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提刑
者也武穆遇卨不能以禮宋鑒唐五代亂專重文臣自宋以後
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瑋狄青曲端明之戚繼光李如松毛文
龍皆爲當世僞名雅人君子者所媒蘖卨亦欲抑武臣殺武穆

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譏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爲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宋時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卽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制亦不言但與軾同謫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經李天寵刑部同承旨耳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

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樸忠孤立所謂一德格
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
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爲和議也正以侂俊言示逗畱之意與
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惡其議迎二帝不專於
已故殺之秦檜之忌趙鼎以有爭也武穆無作相望亦甘心殺
之者檜知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爲無
害也今謂檜翼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苗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
建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自署康王趙構而稱粘罕爲
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
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已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安得
以請和稱臣爲檜功罪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
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兀術與書之說兀術以粘罕例當以書

以自附于文雅入爲右正言則倡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詔逗留不救淮西又欲棄山陽俊離旣合以棄地失律坐武穆又合謀誣武穆子雲與張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柄事涉跋扈嫌疑適秦檜欲示威固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遲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離俊之妄其後檜惡離而謫之又惡俊而竄之小人之黨離矣檜死離相事事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離言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是咸知離實殺武穆檜謂武穆難制故聽俊離而適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而君父之讐不敢居其名羣臣又內荏色厲多旁